

编者按：

美国将于11月8日(美国当地时间)迎来大选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两人中的胜选者将于2017年1月接替奥巴马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在大选前的最后一周,选情波澜迭起,双方民调呈胶着之势,谁能登顶尚难预测。近年来,美国社会在种族、阶层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呈现严重的对立和分裂,两位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在很多方面针锋相对。本期《研究与参考》一方面汇编西方知名智库和学者对美国未来政策走向的判断,对比两位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分析不同的大选结果将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另一方面选取两篇探讨美国平民主义的文章,从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揭示本次大选,特别是“特朗普现象”所反映出的美国社会更为深刻的变化。

西方学者分析大选之后的美国政策走向

2016 年美国大选将于 11 月 8 日落下帷幕,不管是希拉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还是特朗普成功当选,都将给美国以及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选取了西方知名智库和学者对两位候选人政策主张的对比和分析,涵盖对华关系、经济和贸易、能源问题、国防和国家安全以及朝核问题、中东及古巴政策等领域。两位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在很多方面针锋相对。通过对比,可以分析大选结果的不同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何种影响。

对华政策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列举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对华政策上的主要立场。该委员会认为,如果希拉里当选,下届政府将继续在应对朝核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与中国的互信和合作,同时,在可控的范围内与中国开展竞争。正如希拉里在 2014 年所提出的,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归为朋友或敌人”。希拉里将在亚太地区强化与日韩等国的盟友关系,她声称南海地区航行自由、水上通道开放和各方对国际法的遵守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外,希拉里还将加大对中国网络袭击的威慑力度,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持更强硬的立场。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将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调查并惩罚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并

进一步遏制中国的网络袭击。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和美洲项目负责人齐妮娅·威基特(Xenia Wickett)指出,希拉里·克林顿的中国政策最具可预测性,大体上会符合奥巴马总统所追求的目标:协作多于冲突。然而,希拉里有丰富的介入亚洲事务的经验,再加上她的鹰派观点,很可能使希拉里更能接受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利益,更果断地反击中国在传统安全和网络领域的武力炫耀。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可能更多地受到经济目标而不是安全问题的驱动,例如要求有参与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中国的不公平做法如网络间谍或货币操纵行为做出严厉的回。特朗普将不太可能基于美国在亚洲盟国的利益行事。然而,特朗普更极端的主张将会受到国会、中立顾问和政府官僚的约束。

经济政策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曾任奥巴马政府国际经贸事务政策顾问的克里斯托弗·斯马特(Christopher Smart)认为希拉里当选总统将最大程度保持当前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因为她推行的是一个大体上标准的民主党议程,其中包括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入等公共支出,更高的最低工资和公司税改革。所有其他条件相同时,在希拉里的统治下,人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变化很小。

从表面上看,唐纳德·特朗普的经济议程接受了共和党传统上广泛减税的原则,并要废除奥巴马总统推行的医疗改革。但是,他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和反移民言论却背离了主流的共和党观点。这种结合使得人们无法弄清特朗普的政策将对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威胁与中国或墨西哥发动贸易战争可能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并迅速对全球增长产生巨大的阻力。

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承诺担起财政责任,但似乎都不准备将平衡预算放在其他优先事项之前。如希拉里获胜,民主党的席位增加,即使这样会使希拉里在平衡预算方面比奥巴马稍显轻松,但一个可能分裂的国会将给任何重大的财政改革带来挑战。特朗普提议的大幅减税不可能在国会通过,但他可能将来自两党的一些成员联合在一起,以支持适度的改变。无论如何,下一任总统和国会将面临提高债务上限的直接挑战,当前的债务上限延长至 2017 年 3 月。

在解决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方面,或在改革美国福利项目所面临的迫切挑战上,没有一个候选人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想法。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场充分关注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竞选中,希拉里的提议主要是渐进式改革,而特朗普则几乎完全关注贸易带来的弊端。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还会使 G20 这样的经济峰会的合作性降低,可能使全球领导人很难协调应对全球金融再次出现的不稳定因素。

贸易政策

原美国贸易副代表米拉姆·萨皮罗(Miriam Sapiro)撰文指出,希拉里和特朗普对多个贸易问题都采取了严厉的立场,例如反对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要求所有合作伙伴加强履行贸易义务,特别是中国。但是,特朗普与希拉里也有很大的不同。他威胁撕毁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和墨西哥的进口征收高达 45% 的关税。这样的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会伤害那些特朗普想要帮助的人。这些政策将使进口更加昂贵,引发报复性关税,使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这些政策不仅会使美国经济疲软,而且会使全球经济疲软。

无论哪个候选人获胜,美国都将进入一个反省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将对当前的举措进行批判性的评估,并制定新的举措。美国将在压力下采

取一个更广泛的贸易议程,涉及的范围超越传统领域,以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日益不景气的问题。

能源政策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主任莎拉·雷德斯劳(Sarah Ladislaw)认为,这次选举是美国能源和气候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前美国和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主要原因包括:美国致密油和页岩气产量的激增;美国煤炭工业的衰落;当前低油价的环境和全球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变化;新技术、商业模式和政策激励驱动电力部门进行快速转型;正在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遵守和实现控制气候变化的全球目标。

在此背景下,希拉里和特朗普在能源和气候的不同方面展开宣传。希拉里希望美国成为一个“清洁能源超级大国”,其中包括一个以应对气候变化为重点的能源计划,该计划将寻求继续向低碳能源系统过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的“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否认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支持开发更多的国内能源资源,重点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并专注于减少政府监管。

然而,无论谁赢得选举,美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意见分歧都会存在,下一任总统的政策可能在执行中面临巨大挑战。美国的大部分气候政策正在经历监管审批的进程,它们在法院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行政部门和国会不愿意合作,能源和气候政策问题要想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或得到解决,将非常困难。此外,未来的政府想要推动特定议程时,由于大量的能源决策是在州和地方层面进行,很难说这会带来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影

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列举了双方在能源领域可能采取的具体行动,两者的政策方向存在很大的分歧。希拉里方面:遵守《巴黎协定》,限制温室气

体排放;扩大对清洁能源的投资;禁止在美国的北极地区开展钻探活动;反对建设“大号拱心石”石油管道,因为该项目会让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白费。特朗普方面:退出《巴黎协定》;提高矿物燃料的产出,包括开展海底钻探活动;撤销清洁能源计划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完成“大号拱心石”石油管道建设。

国家安全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梳理了两位候选人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主要政策主张。希拉里方面:保持目前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权力的限制;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因为在外界眼中,该监狱代表了虐待、对法律的践踏,不利于美国外交目标的实现;禁止对恐怖嫌疑犯使用水刑等严酷的审讯手段;对那些去过有“恐怖主义问题”国家的人,要加强审查。希拉里支持多个政府部门合作开展反恐活动,并认为需灵活运用外交、法律、制裁等手段。2015年12月,希拉里提出了一个以多种方式全面防止美国本土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计划。在该计划中,她呼吁政府部门与顶尖科技公司合作,切断“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网络。希拉里认为,美国需要加强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情报工作。

特朗普方面:支持美国加强反恐措施,包括具有争议的政府监控和审讯项目,应恢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项目;继续保留关塔那摩监狱;保留对恐怖嫌疑犯使用水刑等审讯手段,他认为当美国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任何应对方法都不能被忽视;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国防政策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对两位候选人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梳理。希拉里倡导利用“软实力”来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并停止削

减国防支出和非国防支出的预算。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与国防部保持密切合作。希拉里曾投票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赞成美军在 2011 年以后仍驻留伊拉克,她还支持美国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援助,赞成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时还表示,她对遏制、威慑考虑了很多,并采用美国在冷战时期实施的一些战略来应对外交挑战。

特朗普则表示,一旦当选会立即要求国会增加国防预算(并停止削减预算)。他还表示将“重建美国军队”,包括增加现役陆军士兵人数、扩充海军陆战队、增加海军舰船数量、增加空军战斗机的数量。此外,他还计划呼吁发展一个前沿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包括改进一些海军舰船。不过尚不清楚的是,他计划的这个体系将与现在的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有何不同。特朗普还建议在整个政府范围内审查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尤其是涉及到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等。

朝鲜问题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认为,希拉里将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敦促中国对朝施压,并与日韩等盟友合作强化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她曾表示,美国必须与联合国合作采取更多制裁措施,并呼吁中国利用其影响来阻止朝鲜“不负责任的行为”。希拉里还称,她支持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部分原因在于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美国需要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特朗普也表示将敦促中国对朝施压,但同时也要求作为美国盟友的日韩贡献更多资源。特朗普认为中国对朝鲜具有“绝对控制力”,如果北京“没有解决问题,要让北京难以与美国开展贸易”。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暗示,若当选总统,他可能支持日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应对朝鲜威胁。他还称,如果日韩等盟友不能在财政方面投入更多,那么美国军队将撤离这些国家。

中东政策

美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弗林特·莱弗里特 (FlyntLeverett) 指出,不管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相比于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美国的中东政策会体现更多的干预性和对抗性。

尽管奥巴马总统采取对亚洲“再平衡”的战略,但中东问题仍然主导了其政府的外交政策议程,其继任者仍需给予大量的关注和资源。奥巴马总统还没有解决美国是否需要在中东寻求主导地位这一问题,下一任总统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影响其在中东政策上采取的做法。

希拉里将寻求延续美国在中东追求主导地位的做法,可能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对叙利亚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更有力地遏制伊朗;与已建立盟友关系的中东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更为传统紧密的关系。

特朗普质疑建立地区主导地位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拒绝变更政权,希望与俄罗斯合作反对“伊斯兰国”组织。但不清楚这种现实主义的冲动是否会与今后的政策相匹配,因为特朗普政府中可能出现鹰派的中东问题顾问,而特朗普对穆斯林的负面看法可能将限制他与该地区国家的合作。

古巴政策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认为,希拉里支持美古关系实现正常化,并呼吁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希拉里曾声称若当选总统,在国会未解除对古巴禁运的情况下,她将利用行政权力进一步削减对古巴的贸易限制。她在 2015 年 7 月一场演讲中说:“应当以更巧妙的方法取代封锁,使古巴的民企、公民社会及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得到发展并对古巴当局施压。”特朗普的观点与大多数共和党人不同,他支持与古巴复交,声称“与古巴重新接触的想法是好的”,“但我们必须制定更好的协议”。

特朗普和美国平民主义:新瓶旧酒

乔治敦大学历史学家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10月6日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题为《特朗普与美国平民主义:新瓶旧酒》的文章,探讨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平民主义。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位平民主义者。这位共和党候选人继承了大笔财产,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房产,同时鼓吹削减(像他自己一样的)富人们的税率。但政客并不需要和民众朝夕相处,他们甚至会鼓吹某些提高大众收入的政策,或替民众发牢骚,但目的是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不论胜负与否,特朗普都利用了美国数百万白人工薪阶层及中产阶层的困顿与愤懑。

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抨击精英阶层、为普通民众摇旗呐喊的政客。美国长期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平民主义传统:“左翼”平民主义和“右翼”平民主义。但“左翼”和“右翼”的简单区分并没有抓住二者的核心差别。“左翼”平民主义将愤怒的矛头直指上层:企业精英及他们在政府的代理人占据金字塔的上层,他们背叛了这个国家里面真正从事重要工作的民众。“左翼”平民主义者使用的是“人民”这一建立在阶级划分基础上的概念,他们并不明确支持或反对某个种族及宗教群体。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属于范围广泛的自由主义势力。“左翼”平民主义宣扬“公民民族主义”,即历史学家加里·格斯尔(Gary Gerstle)所说的“相信所有人具有基本的平等权

利,每个人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民众的授意是民主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右翼”平民主义也将其矛头指向大企业精英及政府,指责他们侵蚀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及政治自由。但“右翼”平民主义所界定的“人民”范畴更狭窄,并常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特朗普正是“右翼”平民主义的代表。纵观美国历史,“右翼”平民主义者口中的“人民”往往仅指欧洲裔美国人,或所谓的“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的欧洲血统赋予了自己分享美国财富的权利。“右翼”平民主义者通常认为位居高层的邪恶势力与低贱的有色人种的穷苦下层民众结成邪恶的联盟,对处于二者之间的广大爱国主义者(白人)的利益及价值观构成威胁。他们持格斯尔所说的“种族民族主义”态度,怀疑高层和底层结成邪恶联盟。“种族民族主义”以“人种—种族标准看待美国,并认为“美国是由血统相同、肤色一致的民众组成,并经自治的传统整合在一起。”

上述两种平民主义传统时常会获得政治影响力。平民主义并不是随意爆发的,而是与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密切相关:富人受益的经济体制、对新移民抢走饭碗的担忧、不满那些将自己仕途置于大多数人幸福之上的政客。唯有对上述问题做出严肃、审慎的思考,才能真正削弱平民主义对民众的吸引力。

平民主义的前世和今生

一直以来,平民主义都是一个模糊不清、备受争议的概念。学者们为平民主义究竟是一种信条、风格、政治策略、营销手段抑或是上述各概念的综合而争论不休。平民主义者既会被奉为劳苦大众价值需求的捍卫者,也会被斥为欺骗无知民众的煽动家。

“平民主义者”一词在过去的定义要比今天清晰得多。19世纪90年

代,懂拉丁文的记者创造出“平民党”(Populist)一词指代当时美国的第三党——平民党或人民党(the Populist/People's Party),非常清晰地表明美国平民主义的进步性和公民民族主义的特点。人民党运动寻求将美国的政治体制从“金钱权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该党的参与者主要来自美国南部和西部,他们拥护乡村和城镇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并谴责行业垄断及高端金融导致了大众的贫困。在1892年奥马哈的人民党成立大会上,原共和党国会议员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发表主旨演讲宣称要“将共和政府还给‘人民’,因为正是这些普通的民众缔造了我们的政府”。人民党试图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确保它为“平民”服务,同时打击剥削者。同年,人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James Weaver)赢得22张选举人票,人民党也有望控制美国南部及大平原地区的数个州。但四年后,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人民党发生了分裂,大多数代表支持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因为布赖恩拥护人民党的一些重要议题,如建立基于白银和黄金的灵活的货币供应体制。后来,布赖恩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中落败,人民党也迅速瓦解。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95年所写的那样:“和其他第三党的命运一样,人民党就是一只蜜蜂,一旦它刺痛现存的政治体制,其生命也将完结。”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继承了平民主义的论调。在2016年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桑德斯指责“亿万富翁”阶层背叛了美国民主的诺言,并声称要确保每名工作者15美元的最低时薪,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并提出其他一些进步的经济改革举措。桑德斯自称“社会主义者”,并将自己的支持者们称为“政治革命”的先锋。但事实上,桑德斯拥护的是一个扩大福利的国家,类似于今天的北欧国家。

平民主义的另外一股潮流,即种族民族主义,几乎与人民党运动同时发

韧。在“镀金年代”,不受监管的企业、投资公司与普通工人、小农场主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不断恶化,上述两股运动都源于民众对这些不平等的恐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思想的支持者用排外主义思想游说国会,以阻止所有的中国劳工及大部分日本劳工移居美国。工人及中产阶层的白种美国人,其中一些还在工会奋斗,他们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及主要拥护者。1877年,来自旧金山的小商人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创立了加州工人党(WPC),他宣称“我们的有钱人聚集在富豪、银行家、土地垄断者、铁路大王及虚伪政客的旗帜下,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科尔尼还指责道:“傲慢的贵族阶层……在亚洲的贫民窟中搜寻地球上最廉价的劳动力——中国苦力。他们将中国苦力带到美国,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与自由的美国人竞争。此举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也使白人劳动者颜面无存。”特朗普的出现表明美国平民主义中的种族民族主义潮流有着经久不衰的吸引力。

挥舞着“中国人滚蛋!”的标语摇旗呐喊,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加州工人党迅速发展。当时只有少数几位白人活动家对其种族主义言论提出了反对。加州工人党在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设立委员会监管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很快,加州工人党就因内部冲突而分裂:科尔尼派要求继续打击中国人的“威胁”,而其他人士则希望将重心放在争取缩短工时、促使政府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向富人征税等议题上。

但科尔尼派的平民主义者和政客的确在当时取得了一项重要“胜利”。1882年,他们说服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20年之后,加州劳工运动的激进分子又领导了另一场要求禁止日本移民的运动。这些激进分子的动机与今天特朗普从穆斯林国家看到的威胁如出一辙。他们认为日本人“像狐狸一样狡猾,像鬣狗一样残暴。”二战期间,此种态度使联邦政府强制迁移约11万日本裔美国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

20 世纪 20 年代,特朗普式平民主义的另一种前身三 K 党,从崛起到衰落,在美国政治中留下了烙印。19 世纪 70 年代,三 K 党在南方第一次兴起,他们以恐怖行动恐吓黑人,试图阻止他们享有新的自由权利。随后三 K 党被联邦政府挫败。1915 年,卫理公会教士威廉·西门子(William Simmons)复兴了三 K 党。卷土重来的三 K 党不仅试图阻止黑人享有联邦宪法第 14 及第 15 修正案赋予黑人的宪法权利,更谴责私酒贩子与天主教徒、犹太人同流合污,对抗禁酒令(1920 年美国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通过)。和科尔尼的加州工人党一样,三 K 党的第二次兴起很快土崩瓦解。但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三 K 党迎来巅峰时期,它在全国拥有的近 500 万党徒。三 K 党及其盟友推动国会减少东欧及南欧国家每年进入美国移民的配额。1965 年,国会废除了这种明显带有歧视性的制度。

和早期的煽动者一样,特朗普也谴责那些鼓吹“开放边界”的全球精英们。特朗普派认为移民会抢走美国工人的工作,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朗普谴责墨西哥移民给和平、法制严明的美国社会带来了犯罪、毒品、强奸等恶习,指责穆斯林移民群体中的“圣战”的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毫无理性,且对生命没有半点敬畏之感”。特朗普还指出,讲求“政治正确”的奥巴马政府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

美国优先

美国国内政治通常是平民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此外,他们也关注外交政策,比如特朗普就谴责北约等美国的国际盟友。两派的平民主义者都担忧外国对美国可能施加的不利影响。但是平民主义中的种族民族主义者一直强烈反对外部干涉。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查尔斯·库格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通过广播呼吁其听众反对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准许美国加入海牙国际法庭的协议。库格林神父指责海牙国际法庭是“国际银行家”的工

具,正是这些银行家使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年,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组织——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也对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出了类似的警告。美国优先委员会当时拥有80万会员,保守派商人、社会主义者、学生团体组成了联合阵线,该运动还获得了诸如沃尔特·迪斯尼、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等名人的支持。1941年9月11日,美国优先委员会发言人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在一次演讲中声称,“三类人最希望美国参战:英国人、犹太人及罗斯福政府。这些人在我们的电视、新闻及广播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威胁”。“美国优先”运动因希特勒征服欧洲大部分地区而陷入被动,而林德伯格本人的反犹言论也加剧了该项运动的失败。三个月后,即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美国优先委员会迅速瓦解。

然而近几十年来,一些支持平民主义权利的名人已经开始复兴美国优先的言论,尽管大多数人避免公然反对犹太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基督教联盟的创始人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含蓄地警告说,存在一个威胁美国主权的全球主义阴谋。几年后,保守的政治评论家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建议建立一个“海墙”(sea wall),以阻止移民“跨越我们的南部边境”。2003年,他指责新保守派密谋让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今年,布坎南开始捍卫美国优先委员会的声誉,并为特朗普竞选总统而欢呼。特朗普在去年四月的一个主要演讲中发誓,他当选总统后,“美国优先”将是当局最重要的议题。他甚至带领人们歌唱这一口号,假装漠视这一口号有着黑暗的历史。

“人民”是谁?

虽然特朗普的崛起表明平民主义中的种族民族主义具有经久不衰的吸引力,但其竞选活动忽视了最关键的因素,即特朗普对自己声称所代表的

“人民”缺乏相对清晰、且情感上具有号召力的界定。这是近代美国平民主义的一大缺失。人民党及其盟友宣扬“生产阶层”在道德上的优越性,认为“生产阶层”依靠自己的强健体魄和聪明才智“创造了财富”。人民党所说的“生产阶层”包括工业工薪阶层、小农场主及诸如教师、医生之类的利他型专业人员。对于支持三 K 党的禁酒主义者来说,“人民”指的是滴酒不沾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坚决要保护自己的家庭和国家免受烈酒走私的危害。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及罗纳德·里根总统等保守派人士宣称他们为“纳税人”代言,“纳税人”即是“生产者”的升级版。在 1968 年的总统选举中,第三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甚至明确称自己代表“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美容师、消防员、警察、钢铁工人、水管工、通讯工、石油工人及小商人”的利益。

和早期的煽动者一样,特朗普也谴责全球精英鼓吹“开放边界”。虽然特朗普豪言要“使美国再次伟大”,但在谈到其所依赖的支持者时,特朗普却含糊其辞。特朗普的演讲中和竞选网站上充斥着“劳工家庭”“我们中产阶级”“美国人”等千篇一律的样板文字,与他攻击墨西哥人、穆斯林及政敌时所使用的生动言辞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这也并不能全怪特朗普。对平民主义者或美国其他的政治运动家来说,想要以更准确、更具有号召力的方式界定一个大多数群体变得越来越困难。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文化更趋多元。任何真正想入主白宫的人都不可能用“人民”来狭隘地指代白人和基督徒,而将其他群体排除在外。谁也承担不起排斥其他群体的后果。在总统选举的最后几个月,就连特朗普也不得不向非裔及拉丁裔美国人伸出橄榄枝,尽管他的做法稍显笨拙。平民主义中的种族民族主义者将白人工薪阶层称为美国的心脏和灵魂,而现在这一阶层却成了不断萎缩的少数派。

进步的平民主义者也未能明确定义自己所代表的“人民”。桑德斯今年

为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开展的竞选活动堪称卓越。但和特朗普一样,桑德斯对于究竟哪些民众会推动其宣称的革命并从中受益语焉不详,而他对于其蔑视的对象,即亿万富翁精英阶层却定义得很明确。也许对于桑德斯这样一个深受美国各阶层、各种族年轻人拥护的候选人来说,确实很难对其所代表的“人民”做出明确的界定。

过去,平民主义者对其依靠的支持者有清晰的认识,从而有助于他们建立持久的联盟。这个联盟除了有能力开展竞选活动外,还具备治理的能力。通过唤起选民的身份认同,比如“生产者”“白人劳动者”“美国基督徒”,或尼克松总统使用的“沉默的大多数”,平民主义者想要呼唤这些民众为他们的政党投票,而不仅仅是反对竞选对手的方案。在本届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能在选民中形成这样的凝聚力。这既是民众对两党产生厌恶情绪的原因,也是这种厌恶情绪导致的结果。目前美国社会多个阶层、族裔和性别人群并存,某个政党的确很难明确定义其所代表的民众以便动员这些人,但是有雄心的平民主义者应努力将这些人凝成一体。

恐惧长伴

为了入主白宫,特朗普还将继续他的“总统选战”。尽管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身上存在明显的缺点,如缺乏公众信任、演讲风格稍显奇怪,但特朗普却被冠上了诋毁少数族裔群体及个人的恶名,且毫无政治家的风度,更没有提出任何有新意的政策。就其目前的竞选情况来看,特朗普的口号或许应该为“使美国再次陷入仇恨”。这种负面性并非竞选总统的良策,特别是在这个大多数国民以乐观和开放为荣的国度。在全国性的选举中,任何带有明显种族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都没有市场。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在特朗普狂热的支持者身上,的确存在着焦虑与愤懑的情绪。政治学家贾斯汀·吉斯特(Justin Gest)近期的研究表明,65%的

美国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2/5)可能会投票支持一个能够“阻止大规模移民、为美国工人提供就业、保护美国基督教传统、避免因伊斯兰问题引发威胁”的政党。这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已被大多数政客所忽视,被并且被崇尚金钱、国际化及种族多样性的大众文化所抛弃。在法国,有相同比例的人支持“国民阵线”,在英国,支持“脱欧”的人数比例仅比此低十个百分点。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平民主义将推动民主进程,而非对其造成威胁。但只要美国两党都未真正开始以一种审慎、相互理解的态度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如严厉限制非法移民、为民众提供可靠且薪酬可观的工作,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其他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的政治家,不论此人有多么无知。如果特朗普败选,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但他所利用的平民主义传统还将延续下去。

必要的恶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平民主义将推动民主进程,而非对其造成威胁。共和党曾将多项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引入美国,比如征收个人所得税及对企业进行监管。这些举措促使美国在 20 世纪成为一个更有人情味的社会。从布赖恩到罗斯福,民主党人曾用平民主义唤起民众支持,为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虽然这种秩序有其弊端,但它至今被大多数美国人拥护。即便是一些反对移民的平民主义者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努力,如提倡 8 小时工作制。他们的努力惠及美国所有的工薪阶层,无论他们来自哪里。

平民主义的历史纷乱复杂。种族主义者和权力竞争者都对其加以利用,反对富豪阶层的开明派也曾用它摇旗呐喊。候选人往往在竞选时豪言要实现机会平等及民主统治,但美国民众缺乏有效的手段敦促政治精英们兑现他们在竞选期间开出的空头支票。平民主义的确具有危险的一面,但

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正如历史学家 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在 1959 年回应对平民主义的抨击时所写“我们必须期望未来出现撼动权力及特权的剧变,为我们的社会提供良药,以确保民主的健康发展。”

希拉里与平民主义者的叛离

美国著名记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近期采访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并在《纽约客》网站发表文章并指出,这次大选中反映出民主党失去了白人劳工阶层的支持,而共和党正好利用了这点。该文分析了为什么许多底层白人都支持特朗普?希拉里是否能赢回阵地?劳工文章摘要如下:

希拉里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两党的噩梦,其他共和党人都拒绝接受他。在她看来,特朗普是个满口谎言的政坛“门外汉”,但美国民众渴望这样的人出现,他们需要有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并且想为他们的处境找一个“替罪羊”。希拉里表示,“特朗普编造了一个简单易懂且令人满意的故事”,而“民主党并未清晰地传达我们对美国经济的看法,我们需重申自己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我们创造了就业,并为推动经济公平提供支持”。

希拉里对经济政策进行了深思熟虑。她想利用税收激励等政策促使大企业将目光从股价转向对研发、设备和工人的“长期投资”。她表示,“比起生产力市场,我们更青睐金融市场,制造业的发展空间正在萎缩,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用于促进交易”。她还说:“我希望公私部门能够真正结合。”希拉里的思想是进步的,但同时也是渐进主义的:主张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12 美元而非 15 美元;在劳工阶层权利得到保障且不允许企业规

避监管的情况下,支持自由贸易。

在向民主党人寻求帮助时,希拉里遭遇了更大的打击。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提名演讲时称,“美国人愿意工作,而且愿意努力工作。但现在有很多人感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越来越不被尊重,甚至他们自身得到的尊重也越来越少。民主党是代表劳工阶层的党派,但我们却没有做好工作,以充分表明我们能够体会这些人的处境”。她还指出,过去30年里,“我们都在选战中围绕社会、福利、犯罪和战争等非经济议题据理力争”。“但我们并未提出一个清晰且吸引人的经济议题,从而为开展政治活动和制定政策打下基础。”

希拉里从政期间,美国经历了经济滞胀和不平等、政治的巴尔干化,以及人们对政府机构和领导人失去信心等问题。在此期间,民主党也失去了劳工阶层的民意基础。她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证明美国政治机器还能正常运转,并且改善美国人的生活。

劳工阶层对移民、政治家、银行、罪犯、美国经济和医疗费用深感不满,这种现象在小镇和乡村尤为明显。虽然乍听起来“白人劳工阶层”比以前的说法更中性,但这个词却暗含种族意味。如果没有“白人”作为修饰词,该术语就无法预测这群人的思想和行为;如果没有“劳工阶层”这个名词,该术语就会遗漏其他关键的人口数据。“白人劳工阶层”是种族和社会阶层的结合体,代表了享有特权的弱势群体。“劳工阶层”原本是生产力和强健人群的代名词,现在却是贫穷、甚至是病态流动人口的象征。许多美国人缺乏维持生计的基础,他们没有加入工会、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且无人聆听,只能独自陷于困境。对他们而言,代表民主健康发展的机构,比如政府、企业、学校、银行、工会、教会、民间组织和媒体遥远且虚伪,它们只为管理者创造利益,而美国政党最该为抛弃劳工阶层感到愧疚。

特朗普抛弃了具有欺骗性的承诺,并对美国机构和精英发起挑战,数百

万美国人被这位说话粗鲁的候选人所吸引也在情理之中。许多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美国人对此始料未及,并且一再忽视他的存在,这也证明美国民主似乎失去了重心。大多数特朗普的批评者过于理智,以至于无法理解其火药味十足的竞选活动,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根本不了解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的核心选民是白人劳工阶层,他们只是当前美国社会众多群体的一支。这些群体相互怀疑,彼此的界限越加分明。特朗普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而且会延续到11月份的总统大选之后。

整个20世纪,美国两党几乎都有明确的身份标签,共和党人代表渴望成功的人,而民主党人为寻求公平的人发声。即使某个时期或某位政客的行为再反常、表现再虚伪,两党仍会以此标榜自己,即共和党人代表商人的利益,而民主党人代表劳工阶层的利益。

希拉里的成长背景不同于其丈夫比尔·克林顿。她在芝加哥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父亲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母亲会向她讲述卫理公会教派的教条:“尽善行,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环境考验下,希拉里成为了自由主义者,但她仍坦然面对自己的出身。

萨拉·艾尔门(Sara Ehrman 音)曾于1972年夏天在德克萨斯与希拉里共事,她指出希拉里是个激进的基督徒,她相信自己有责任尽善行并改变不公正的现象。希拉里走遍了南得克萨斯州的每个小镇,手持《圣经》为拉美裔选民登记选票,她觉得政治必须与善行相契合。

克林顿夫妇的政治哲学可以归结为“公共服务”。两人于1974年移居阿肯色州并于次年结婚。他们是政策专家,专门研究教育、农村医疗和儿童福利的渐进式改革。他们平息了最具争议的社会问题,在其他问题上寻找折中方案,并将理想主义与支持商业发展的理念相结合来推动经济增长,他们还无视民主党过时的社会阶层政治。作为自由主义者,希拉里的热情更

高,她从一开始就是坚毅的自由斗士。在带头推动克林顿在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提出的最重要倡议——提高该州糟糕的教育标准时,希拉里和教师工会唱起了反调。克林顿夫妇并没有直接为劳工阶层说话,而是指出要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保守主义抬头的 10 年间,克林顿夫妇的政治烙印似乎为民主复兴打下了基础。但在某些人看来,他们鼓舞人心的言论及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显示了其勃勃野心以及除公共服务以外他们实际关注的其他议题。克林顿夫妇因此遭到严重质疑,左翼人士认为两人背弃了原则,而右翼人士则认为两人像“间谍”一样悄悄跨越党派界限,并盗用他人的理念和言论。希拉里的政治观点总是少不了关于美德的想法,加之她是女性,因此人们对她的质疑会更多一些,即使是左翼人士也不例外,《时代周刊》甚至嘲笑她为“圣母希拉里”。

比尔·克林顿参加了 1992 年的总统竞选。当时的他支持陷于困境的中产阶级,同时还要面对财政赤字、“顽抗”的债券市场和亲华尔街的经济顾问。他的首个预算案更关注减少赤字而非增加对劳工阶层的投入。他批准了《家庭医疗休假法》,并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克林顿的其他建议,如提高在职培训支出,却遭到了共和党的反对。1993 年年底,克林顿不顾工会支持者的反对,成功说服国会通过了乔治·H·布什总统牵头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不过,希拉里本人对 NAFTA 的关注度并不高。了解希拉里的人士指出,她在私底下反对该协定,但在公开场合,她仍会对克林顿政府表示忠诚。

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缺少历史性的丰功伟绩,但令人尴尬的丑闻却不少,人们因而极易忽略美国和民主党在这段时期发生的巨变。克林顿支持“去监管化”,拥护时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提出的自由市场概念。克林顿在

2000年的最后一场国情咨文演讲中表示：“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国家从未出现如此繁荣和进步的景象，国内危机和外部威胁从未如此之少”。美国实现了就业增加、工资水平提高、经济增速加快及贸易顺差扩大；惊人的科技取代了“过时的意识形态”，有史以来最长的和平期抵消了商业周期的不良影响，经济矛盾成为了过去时，教育为所有的社会阶层问题找到了答案。

希拉里认为“教育学家”的理念（即精英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存在一定的限制。教育学家想要改善所有人的状况，但问题是我們有许多工作需要蓝领技能而非文科学位。“四年制大学并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职业教育应该回归”。20年前，保守派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曾与他人合著《弧线排序》，他认为个人的智商和种族与商业成功的关系很大，美国政府通过教育让穷人跻身中产阶级的努力将注定会失败。

2000年4月，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一场名为白宫新经济会议的庆祝活动。新经济创造的惊人生产力源自朝气蓬勃的年轻专业人士，比如IT工程师、银行家、金融分析师、律师、设计师和管理顾问。他指出，“我相信电脑和网络将使更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脱贫”。崇高目标和沾沾自喜成了当时的一种时代精神。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全球化就像无人操控的高速列车，若未能及时上车就会掉队。政府要向民众解释全球化的好处并减弱其带来的短期冲击，并利用社会福利和再就业培训项目提供缓冲，直到所有人都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

2016年年初，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在公开出版的《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新模式》一书中指出，世界正趋于平等，贫穷国家正在追赶富有国家，而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却越发严重。这些年来，全球化的反对者原本只是阻挠召开贸易会议的无政府主义者，但现在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及其前任罗伯特·鲁宾都提倡自由贸易和金融“去监管化”,并主导了克林顿执政期内的经济扩张。虽然萨默斯因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而备受赞誉,但他仍要为美国的2008年的“大衰退”承担一定责任,因为他帮助克林顿政府成功废除了划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民主政策制定者认为,只有外国人和黑人会陷入贫困,而萨默斯认为,对于“铁锈地带”流离失所的白人劳工阶层,“我们劳工的关注度不够,他们对此感到愤怒”。

萨默斯仍支持NAFTA等贸易协定,但他认为只有少数人理解贸易协定的好处,即商品出口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贸易将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从而减少来自墨西哥等国的移民。萨默斯将如今的民主党描述为“都市精英与多元人口的结合体”,而共和党则将社会保守主义与帮助富人的议程相结合,“但以‘美国灵魂’自居的普通民众却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查尔斯·默里表示,我们鄙视和贬低下层阶级,但新生代需要通过自我发声来展现其活力。

美国是个多族群国家,族裔群体对精英的意见很大,彼此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但精英群体可以用钱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对此不屑一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许是美国历史上的首位都市精英,他曾质疑过大众民主;同样地,如今的都市精英也会质疑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所表现出的热情。林·曼纽尔·米兰达创作的音乐剧《汉密尔顿》让我们看到,美国革命的真正继承者是黑人、拉美裔美国人和外来移民。“占领华尔街”运动让人们意识到,奥巴马在执政期内未能从系统层面改善黑人和穷人遭遇的不平等现象。该运动的组织者内里尼·斯坦普(Nelini Stamp音)是千禧一代,她希望白人劳工阶层能够对黑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对斯坦普而言,特朗普煽动劳工阶层支持者对黑人抗议者实施了暴力,她的理想似乎渐行渐远。

民主党深受种族和阶层政治的困扰:如果过多关注阶层,会显得他们只关注白人;如果过多关注种族政治,民主党就会被视为小派别联盟,缺乏广泛吸引力。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民权运动支持者曾乐观地认为,美国这个多种族社会正在不断进步、机会也不断增多。而如今的黑人抗议运动对上述乐观态度提出了质疑。黑人生活的劫难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埋下了伏笔,并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恶化。这种劫难已成为一种感觉、思想和传统,我们在有生之年总要重复这个“固定的现象”。种族歧视若被视为单一的固定现象,就会产生固定的政治反应,即屈服或拒绝。如果善意者害怕提出合法主张,不法之徒就会占据上风。

布朗大学社会学家格伦·卢里(Glenn Loury 音)指出,如果种族问题成为无法避免的政治议题,而不是融入普遍的对正义的诉求,那么它将成为任人利用的武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活跃分子朱利叶斯·琼斯(Julius Jones)曾对希拉里表示,只有像她这样的政客将美国建国时所犯的错误如实告诉白人,美国的根本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希拉里对此回应道,关于白人的暴力问题,我们可以改变法律、资源配置和美国体制的运行方式,但却感化不了所有人。她还表示,回应美国民众对身份的担忧,并从系统层面应对种族歧视固然重要,但许多美国人同样深受经济问题的困扰。如果我们谈论的议题不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就会有被抛弃的感觉。

当民主党成为的专业人士及多元群体的代表时,共和党却在其他领域收获成果。从文化角度看,共和党与劳工阶层走得更近。当希拉里 2008 年竞选总统,她的核心选民是白人劳工阶层,她还抨击奥巴马的演讲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希拉里对奥巴马的批评不无道理,奥巴马的确对拥护共和党的劳工阶层缺乏关注。枪械、宗教、就业和收入状况才是真正触及数百万美国民众利益的问题。若民主党不为这群人的利益考虑、政府项目始终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为何要为忽视他们的政党投票呢?《华尔街日报》专

栏作家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近期表示,“如果代表劳工阶层的民主党偏离上述议题,即使是舆论上的偏离也会为共和党提供可乘之机。”

在当今美国,最对政府感到不满的人,也是最离不开政府帮助的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党就成了中下层白人(多为福音派基督徒)和商业利益的代表,对联邦政府的反感情绪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保守派思想家认为,中下层白人和商业利益的联盟不仅为民主党提供了政治上的便利,更满足其道德上的诉求,共和党也因此被注入了强大的平民主义精神。美国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认为,新平民主义并非对良性宪政的盲目反抗,而是要迫使治理国家的精英们更趋理性。但新的保守派平民主义并非“以秩序为核心”,而表现出一种基于愤怒和流行文化特质的破坏性冲动。

那些游离在两党以外的民众比民主党人更强调个人主义,比共和党人更敌视大企业。他们对冷漠的领导人 and 政治制度深感不满,并因此凝聚在一起。他们认为权势一族和“关系户”操控着政治游戏,他们及他们的后代遭到愚弄。与下层选民相比,两党精英拥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或许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却都从现有国际秩序之中获益。托马斯·弗兰克认为,“美国两党代表了两类人群,共和党代表商业精英而民主党代表职业精英”。但两党内部均存在阶层分歧。

希拉里起初并没有料到美国民众会对建制派如此反感。其顾问曾表示,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并未顾及普通百姓的情绪;她习惯与超级富豪们开展社交活动,应他们邀请进行有偿演讲,并从他们那里筹集资金。从维基解密披露的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希拉里竞选经理)的邮件中可以看出,希拉里的助手担心一旦有偿演讲的内容被公开,希拉里将被视为“两面派”,并被贴上过分亲近美国大企业的标签。但希拉里认为要获取不同利益群体的支持,就要采取不同的策略,这是政界的常态。目前美国人普

遍对政治家缺乏信任,激进的透明化措施偶尔会揭露腐败现象,但同时也增加了良性治理的难度。

在了解到美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后,希拉里据此调整了其施政纲领。她支持员工分享企业利润,并宣称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此外,她还要求更严格地执行保护工人利益的贸易法规,并呼吁加大基建支出和反垄断措施。击败桑德斯之后,为了拉拢桑德斯的支持者,希拉里同意在民主党党纲修订中做出让步。这部党纲带有强烈的极左色彩,并呼吁制定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agall)法案。虽然民主党内部的阶层分歧并没有共和党那么严重,但其已无法再宣称自己代表劳工阶层(特别是白人劳工阶层)的利益。劳工阶层选民,尤其是男性,转而成为共和党的民意基础。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揭示出一个显而易见却长期被掩盖的真相,即大量的共和党选民(尤其是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并非宪法原旨主义者或支持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更关注自身的利益。特朗普看起来完全不像保守派,而多年来共和党也并未表现出真正的保守主义特质。共和党的意图并不在重塑稳定的局面或维持现状,而是以暴力方式反对种族文化的改变,并极力反对全球化。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口号虽有些许怀旧意味,却与传统无关。它实质上呼吁动摇现有的统治秩序,包括共和党的领导层。随着民众对美国政府机构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前电视真人秀明星成为政界新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华盛顿邮报》在3月份发布的报道中指出,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者相比,特朗普的支持者不但经济拮据,而且怀有更深刻的种族偏见。在9月份的盖勒普民调中,经济学家乔纳森·罗斯威尔(Jonathan Rothwell)指出,总体而言,倾向特朗普的选民并非美国最贫苦的人群,他们并未受到贸易协定或跨国移民的影响;但他们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健康状况不佳,他

们也普遍对其子女的生活前景感到担忧。此外,他们通常是白人社区的居民。若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将陷于危机之中。他将仇恨、无知和谎言作为一种常态并以此定义自己的政治观。本届大选透漏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正常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精英群体往往低估平民主义的力量,它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但却不会消失。特朗普将平民主义视为一把上了膛的枪,不但指向外国人,而且还对准不符合标准的美国人。但人们希望自己生活的社区具有凝聚力,希望外来移民融入美国这个“大熔炉”,并在多元化和效率的基础上构建稳定的道德秩序。

在奥巴马离任之际,美国变得更加分裂,民众的怒火越烧越旺。美国民众,甚至是自由派人士都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已失去其原有的价值,这一点着实让人震惊。希拉里一直是美国的建制派的代表,但目前美国的机制备受质疑;她倾向于渐进主义的模式,但民众却表现出急躁的暴力倾向。希拉里不像奥巴马那么善用舆论和哲学思维,她的权威在于对政策和美国政治的承诺。

希拉里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现在的特朗普仅仅是个可怕的开端。当民众感觉政府辜负了他们,当他们感到自己并不能从美国经济中获益,他们很可能被特朗普式的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吸引。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两类人:怀恨者和唱反调的人和充耳不闻、漠不关心的人。希拉里认为国会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因为特朗普的出现与共和党的玩弄权术不无关系。希拉里不无担忧地表示,“如果继续下去,共和党将面临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也会因此倍感压力”。